

房費

残酷的生活中，你是“伪奋斗”，
还是“被生活”？
活着，只为一堆砖头……

杨家易◎著
献给那些与房子捆绑的命运和青春
以及无处安放的婚姻和爱情◎



房費

杨家易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房毒/杨家易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125 - 0139 - 3

I. ①房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9504 号

房 毒

作 者 杨家易
责任编辑 宋亚珏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6 开
20 印张 307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25 - 0139 - 3
定 价 29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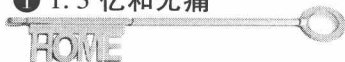
http: //www.sinoread.com



- 第一章 乏味同居 / 001
- 第二章 偶遇红颜 / 018
- 第三章 父亲来了 / 040
- 第四章 阴而无谋 / 063
- 第五章 男人底线 / 079
- 第六章 窈窕淑女 / 119
- 第七章 君子好逑 / 139
- 第八章 家事凶猛 / 155
- 第九章 纠结不清 / 181
- 第十章 高处不胜寒 / 216
- 第十一章 越理越乱 / 266
- 第十二章 人在旅途 / 288

第一章 乏味同居

① 1.3 亿和无痛



“如果一个女人愿意给你做饭，陪你吃饭，给你刷盘子，那这个女人肯定是你老婆；如果一个女人愿意给你做饭，陪你吃饭，而拒绝刷盘子，那这个女人肯定是你的同居密友；如果一个女人只愿意陪你吃饭，那这个女人肯定是一夜情人了。”张德西恨不得用嘴巴叼上方向盘，好腾出手来配合他这段富有入世哲学内涵的教导。

我坐在副驾驶上一脸坏笑地问张德西，“那如果一个女人只愿意给你做饭，她又是什么呢？”

“她是什么？”张德西一咧大嘴，嘴角扯到了后脑勺，一嘴四环素牙跳着舞蹈说，“那她肯定是你妈了！”

我情不自禁地把张德西的理论套在与我同居的准老婆王静头上，结果发现她已经从老婆的地位，跃到了同居密友的顶点，并有朝着一夜情人方向发展的迹象。想到这里，我一阵尿急。

“想什么呢？”张德西问。

“没事儿，开你的车吧！”

张德西乐成了一朵花，说：“你也该淘个只愿意刷盘子的了！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知道只愿意刷盘子的是什么吗？”

“什么？不会还是个妈吧？”

“嘿，猜着了！”张德西瞥了我一眼，“小保姆怎么着也算个‘母’啊！”

难怪这厮家里红旗不倒，外边彩旗飘飘。的确有两下子。

张德西是个奸商，我是银行的客户经理，业务往来一来二去，竟成了半个朋友。张德西脸盘大，鼻子小，眼睛硬，面部常年保持着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，见谁说谁好。

张德西起先在第二毛纺厂上班，后来厂子倒了，他就倒腾起了手机。再后来就认识了我，吹嘘倒腾手机这玩意比倒腾手雷都挣钱，一年下来资金能翻数倍，并鼓动我入伙。记得当时张德西帮我算了一笔账，我一个月的工资实际收入大概3000多，加上其他奖金性收入，一年下来最多5万。而我所在的这种二线城市的房价，已经飙升到了六七千一平方米。按照这种算法，我用鞋带扎住脖子，不吃不喝，15年以后可以买一个不超过一百平米的房子。但房价还在以每月百分之三的速度持续飙升，我也在以每日三顿的速度持续吃饭，什么时候买房子？只有鬼知道。做鬼其实也蛮好的，最起码是自由的，比做房奴强多了。

张德西还有一套野蛮经济学理论，那次他拍着自己大腿说，这是一个什么时代？负债的时代！钱是个数字，要懂得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。

张德西的意思是让我发放贷款，倒腾手机。其实发放贷款没什么，只是张德西一没政策扶持，二没家当抵押，想贷款那得用些歪招。

其实我对张德西的说法完全没兴趣，跟他喝喝酒吹吹牛还可以，要跟他做买卖那还真得考虑考虑。但是张德西天天在我面前吹嘘各种生财之道，我还是有点心动。也怪自己无能啊，身边的朋友买房的买房，结婚的结婚，而我却一直在原地踏步。

后来我想也许可以试试呢，不试怎么就能知道不会成功呢？就算那是条贼船也应该上去走走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大不了再跳下来，以自己的身手大概也不会摔着碰着。

我可能有些软弱，上这条通往“光明彼岸”的贼船经过了深思熟虑，下了很大决心。为了不让父亲失望，为了能在自己的房子里蒙头睡上5天等等等等。虽然这些都是无耻的借口，但有一点并不无耻——我



想活得更好。

为了和张德西合伙倒腾手机，我给张德西前后放了大概 50 多万问题贷款。这个黑锅表面是张德西背着，而实际是我背着。如果有一天贷款出了问题，我随时都有可能因职务犯罪，被送去蹲监狱吃大饼。

有了资金，张德西开起了一家手机小卖场，说好利润我们平分。这大概是一年前的事，现在钱没挣着不说，还面临倒闭。为了能还上贷款，我和张德西想了不少办法。

张德西说他有个同学叫胡海国，从国外带了个项目回来，现在就缺钱了，今天就是去见这位胡海国。

“巴人”酒吧气氛暧昧，胡海国正在吧台上和一个小妞胡侃，张德西一指他的肥臀说：“这个就是胡海国，胡总。”

我没工夫端详那颗大屁股，那个小妞深深吸引住了我。她给人总体感觉就是干净，白是白黑是黑，毫不含糊。现在她正冲我眯着小眼笑。

张德西一拍胡海国的肩膀，“海国！”

胡海国一回头把我吓一大跳，真是要多丑有多丑，我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好，把本来投给小妞的一脸菠菜笑转嫁给了胡海国。

好在胡海国没深究，不然还以为我是个同志呢！他问张德西，“德西啊，这就是你常说起的哥们儿成扬吧？”

“对，他就是成扬！”

“你好你好，久仰久仰！”

“你好！德西也经常说到你！”我这张嘴，胡说起来比胡海国还海还国。

“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！”胡海国一指身后的小妞，“这是我们公司公关部经理姚菲！”

“成总好！”她冲我一乐。

我一听差点现场晕倒，这妞可真幽默。

张德西急了，赶紧解释道：“嗨嗨……别乱叫，他姓英，英国的英！成扬是他的名字！”

小妞脸蛋刷地就红了，真让人难以置信，公关经理这么一个小小的疏忽就脸红了，看来她的主要工作是攻胡海国的关。

我说：“没关系，成总成扬也算兄弟！”

胡海国放声大笑，我知道这爽朗的笑声是对我的肯定和吹捧，果然，笑完他说：“英先生果然不是俗人！来，我们楼上坐！”

到了楼上，他开始谈投资和收益的事，一气说了一个小时，而且句句是成功，句句是辉煌，使人顿生疑虑，胡海国不会是刚从传销课堂上走出来吧？我中学语文学的还可以，他演说的中心思想是：投 50 万，一个月以后开始有收益，两个月后收益 30 万，3 个月后收益 130 万，4 个月后收益 1300 万，当年赢利可达 1.3 亿。

刚开始我还在认真听，利润超过千万的时候，我就没兴趣了，原因是我掐自己大腿竟然不疼，公关部经理姚菲却大叫一声，吓得张德西一哆嗦，手里的烟掉在了茶水里。

片刻，我终于明白，原来掐错腿了，由于兴奋激动过度，掐自己的腿没掐着，掐到了姚菲的腿。

胡海国也有些尴尬，他递给我一份文件，说你看看再说。就这样我和张德西与胡海国告别。

出了“巴人”，张德西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小子掐人家姑娘腿干吗？”

我说：“掐错了，主要是胡海国的项目太诱人，一年能把 50 万变成一个亿！太激动了！怕是在做梦，于是就想掐掐看有没有感觉，谁料掐了别人的大腿。呵呵，我说呢，当时怎么就不疼呢！”

张德西听了差点儿笑得背气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
我又说：“别笑了，那妞的确不错，唯一的遗憾是她美腿的弹性不好！”

我一意淫张德西就上钩了，他追问道：“你小子敢肯定捏的是大腿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想想！”张德西的眼睛放射着贼光，死死盯着我。

我摇头晃脑地说：“不知道，我当时光顾着那好几亿了！”

张德西有些不快，扭回身子去发动汽车，嘴里小声嘟囔着：你小子也太齷齪了！

我之所以这么齷齪，那还不全是想钱想昏了头。

钱虽然不是万能的，可对于我平庸而可怜的人生目标却是万能的。

有了钱，我可以在农民父亲面前腆着大肚子说：爹，我在城里扎根了。

有了钱，我可以在女友面前轻描淡写地说：一万一平米的房子不算啥，你想买多大平米就买多大平米。

有了钱，我可以在自己面前似笑非笑地说：人生丰收时刻，稻花香。

我的人生目标其实非常简单，有一所安身的房子，有一位安心的老婆。如果说一个人除了有一个目标，还应该有一个梦想，那我的梦想就是：钱够花，事业也够体面，能孝敬父母，能让老婆开心，将来再有一个比我出息的儿子传宗接代。

可就是因为我没钱，买不起房子，我才铤而走险，给张德西发放问题贷款，和张德西合伙做生意。我除了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谋私利，还触犯了一条银行纪律，那就是银行工作人员是不容许做生意的。

父亲为了我能早日完婚，把一生的积蓄拿出来，在这个城市最差的地段买了一所 50 平米的小房子，而王静不知好歹，竟然嫌小、嫌地段偏。

张德西已经把车开到了东海酒店门口，他咧着大嘴说：“买卖成不成那是后话，先进去吃点东西，大家长时间没聚了，吃完大家玩玩，乐呵乐呵！”

“能玩什么？”

张德西一愣，“哦……这还用问，什么不能玩？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都能解决一下！”

我说：“你还是回去解决你的小情人吧，我晚上还有事儿。”

张德西喷着鼻音，“晚上不就那点儿事儿嘛！放心，王静等着你呢！”

我心说王静又 3 天没回家了！但嘴上不能这么说，所谓家丑不能外扬。家丑不能外扬是古时候约束小媳妇的，我一大男人这点儿小媳妇素质还是有的。

我说：“呵呵，So journey 还好吧？”

去年张德西和朱坚他们打野食，打了一个有情的主，难舍难分，便在清闲北街那片租了个大房子，养着那女孩。那女孩汉语名字不知道，

只知道英文名叫 So journey，听起来像“烧鸡”。她人蛮好，一直跟着张德西混日子。现在的女孩不知道咋想的，年后竟然给张德西这个奸商怀了个孩子。

张德西没料到我会问起他的情人，有些没反应过来，愣了一下，“哦，好！我打个电话给大力他们！”

张德西自作主张给刘大力打了电话，让他通知朱坚，一起来东海酒店赴晚宴。

这几年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几个“臭味相投”的兄弟总要聚一聚，大家喝喝酒、诉诉苦、叙叙旧。其实叫臭味相投有些牵强，俗话说香都是一样的香，臭那就是各有各的臭了。所以臭味相投本身就有问题。准确地说是还没有走散的几个兄弟。

每次酒过三巡，大家就有了“人之将死”的错觉，给自己写点墓志铭什么的，别误会，这种错觉已经算是不错了，要知道，生活给我们的感觉是飞扬跋扈。

刘大力和朱坚都是我大学同学。刘大力是个文学青年，工作辞了，在家里码字。码字就码字吧，没什么，关键是这小子码的字一个也没发表，穷得跟个要饭的似的。老婆前段时间也跟人跑了。

朱坚是个大忽悠，今天说自己搞了几千万的房地产公司，明天说自己摆地摊，后天又说自己在某某大公司当副总。总之，自打从校园里出来，我一直也没搞清楚他到底在干什么。

东海酒店一层是餐厅，上面五层提供住宿、洗浴、棋牌等服务，娱乐项目基本全了。张德西让我点菜，他自己要上楼去转转，我知道他肯定是去物色小姐了。

菜还没点全，刘大力和朱坚就来了。这两个小子真有点儿饿死鬼的嫌疑。

刘大力把菜谱从我手里抢走，“我点菜，我点菜！好不容易宰你小子一次！”

“刘大力！听你的话音你哥我没请你吃过饭？”

“上次请我们吃饭是啥时候的事儿？好像是小半年前的事儿了！”刘大力说。



我说：“忘恩负义啊你！大哥现在要攒钱给你嫂子买房子！哪能还像大学那会儿天天请你吃饭！”

朱坚似乎想起点什么事儿，他笑着讽刺刘大力，“忘了当年你猛追校花，用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买了一套进口情趣裤衩，一共8个啊！还吹嘘自己送出去保证还能再见八回呢？屁也没见吧？后来天天让我和成扬养着你！”

刘大力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，“我们宿舍不是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嘛！”

“那你媳妇给共享不？”

刘大力也不生气，说：“土豆炖牛肉！”

张德西的运气不错，按摩房新来了两个姑娘，个顶个的嫩，所以这小子酒不多喝，饭不多吃，就等一会儿上楼让这两个姑娘伺候了。朱坚和张德西心照不宣，窝在那里不说话。只有我和刘大力，一杯一杯地往下灌，喝得酣畅淋漓。不过我的酒量基本没底，刘大力就不行了，很快就醉了。

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不谈愧对人生的话题，可让孔子说对了，食色性也，他们的话题除了吃，就是女人。

对他们这些低俗的话题我没兴趣，我自顾自地猛吃猛喝。

吃得差不多了，大家要上楼洗澡、做按摩。我在这方面不是没需求，说没需求的人都算不上人。但我能克制，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说，就是有定力。我深信，只有这样对待自己的女人，才有可能得到爱情。如果你想过平凡人的生活，那么爱情是必备的。

我说：“今儿不行，王静在家等着我呢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王静不是报了个英语班嘛！”刘大力把手表往我眼眶里一塞，“呸！8点半，现在是上课时间！”

“哦……对……”刘大力这话真有点儿晴天霹雳，让我对朋友关心的范围大开眼界。我就纳闷我老婆的事，我为什么稀里糊涂，而朋友却了如指掌。

张德西说：“刘大力刚才不是说了嘛，你老婆没回家！你小子每次都都不玩这个，不是有那方面的病了吧？”

“病！我的确是有病了！病入膏肓了，知道吗？”我说着忽然觉得很

窝火，“哥几个玩吧，我走了！”

我起身径直走出了东海酒店。

我猜，开骂的肯定是张德西，他那张常年散发大蒜味的嘴巴肯定说：“这小子，装×呢！”圆场的肯定是刘大力，他把其他两位兄台的肩膀一搂，放道：“屁！他没玩过小姐，吓跑了！”

我钻进了出租车，东海酒店渐渐远去，在后视镜里，它被揉捏成一个柔软的五彩线条，让我莫名其妙的一阵心痛。

我忽然想起朱坚当年糟蹋徐志摩的一首诗：你轻轻走，犹如我匆匆地和你来，你心平气和的宽衣解带，让我满脸都是云彩……

我很努力地想来看看，就是想不起徐志摩的原诗是怎么说的。

② 好男人等于不是男人

HOME

几天前，我和王静又大吵一次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上个周末，王静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。那天我去送他，开着张德西那辆快要报废的富康车。我是张德西的合伙人，这车也算有我一半，所以，我和王静勉强也算有车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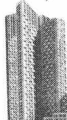
人多少都会有些爱慕虚荣，特别是女人，王静为了参加这次聚会，特意做了新发型，还花了3000多块钱，买了一套新衣服。

问题出在我接她回来的时候。张德西这个破车，早不坏晚不坏，偏偏等我到酒店门口，众目睽睽下忽然熄火。王静和同学们说完再见，跨进车内，示意我开动。我当时手忙脚乱，怎么也启动不了。我的车堵在酒店门口，后方的车疯狂地按喇叭，想想当时，王静该有多么尴尬？

什么叫无能？不是说骡子能驮500斤，你只能驮100斤，你就是无能；而是说，你能驮100斤，但在关键时刻，你连50斤都驮不动，这才叫无能。

我硬着头皮，下车跑到后面推车，王静的一个男同学和酒店的保安帮忙，才算把路让出来。

这破车无论如何都发动不了，王静尴尬地从车里下来，她低着头，不说话。我看见她的脸在夜色中，又黑又亮。



那位男同学开着 Q7，停在我和王静面前，车窗柔和而迅速下降，露出一张略带微笑的脸，“嗨！走吧，我送你们吧！”

王静也不和我商量，不管不顾地跳上了车。

那位男同学不依不饶，冲我说：“我说兄弟，你不走吗？一会儿给车行打个电话就是了，让他们拖车！走吧！”

走，觉得好像会失去点什么；不走，好像会更丢人。反正也没想明白，稀里糊涂地上了车。

“王静，你们住哪儿啊？”

我说：“哦，南苑路，海都饭店后面。”

“那里是老城区呀，怎么从那儿买房子？”

我们的房子是租的，我悄悄看了一眼王静，希望由她回答这个问题。但她低着头，不看我。

“那先送我吧，我在碧海蓝天，从前面路口绕一下就行了！”这是车上的一位女同学在说话。

男同学问：“今年刚买的？听说老贵了！”

“是啊，一万多！我们买了两套呢，我觉得能升值！买房子比买车好，本来今年我老公也想买个 Q7 的！”

另一个女同学问：“王静，你们住的那边是不是便宜点？”

王静说：“那边是老城，没有新楼盘！”

“哦！那……你们买的是二手房？”

王静一不小心把自己绕了进去，她干笑了几声，说：“我们……我们的房子在平阳路，还没装修，现在暂时住在那边！”

“哦……平阳路便宜！你们买的多大平米？”

王静尴尬地说：“哦，小房子！还没装修！”

……

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天回家之后，王静倒头就睡，我没话找话和她攀谈，希望她不要生气。其实我心里也很憋屈，说着说着，我就开始抱怨这个抱怨那个。王静听到这些，忽然来了精神，说我没本事买好车、买房子，还一堆牢骚话，简直让人无法忍受。我说他们哪儿比我强呀？买房子又不是他们自己奋斗出来的，不是啃老的，就是做违法的。王静冷笑着说我不要脸。我以牙还牙，说她俗不可耐。于是一场家庭大

战爆发。

第二天，王静就没回来，去哪儿了，我还真不知道。

最近一年，我们老吵架，起因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你一句我一句就能抬起来，抬着抬着就抬到房子、车子，还有我们的婚期，最后我们撕下脸皮当抹布，砸盘子摔碗，甚至相互问候对方的列祖列宗。

现实很残酷，王静已经生了铜锈，从一个清纯的姑娘，变成了一个世俗的怨妇。吵完之后会自动进入冷战时期，相互爱答不理，各忙各的。每次冷战，都是我妥协，反正吵完了，我就觉得没什么了，两个人在一起哪有不吵的呢？

而这次不同，她走后我天天给她发短信，又是哄又是劝，王静就是不接茬。

现在，我坐在出租车里，又给她发了一条短信，本以为要石沉大海，没想到，王静很快回了一条短信，内容是：我晚上回去拿东西。

看到短信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这场家庭战争，终于宣告结束。

回家后，我一头扎进了厨房，做了几个王静最喜欢吃的菜，熬了一个三鲜汤，然后坐在阳台上，嗅着飘满屋子的香味，欣赏着窗外的风景，等王静回家。

等人是件上火的事儿，我在脑子里翻出些高兴事儿逗自己开心。时常在我心里忽然蹦跶出来捣乱的就是专专了。专专是我大学校友，当年，我曾疯狂地追求过她。今天专专又饶有兴致地出现在我的思绪中，她依然如若干年前的样子，穿着浅蓝色的七分牛仔褲，一双小巧的凉鞋，性感的玉足，看几回心动几回。当年学校里流传着这样一段话：动人绝伦，十九年一见，天下第一美脚，仅此一双，别无分支。是啊，有分支那不成六爪了。

想到这里我还是打住了，我不敢想下去，生怕自己的观点变了，原来专专和王静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。而我是个混蛋，当年放弃了专专，原因是大伙都说专专对爱情并不专，有好几个男朋友，我只是她其中的一个。在学校里，因为这种流言飞语我遭了不少罪，以当年刘大力的看法，我是中国收到帽子最多，帽子样式最全的大傻帽儿。

总之，后来我选择了王静。



4年前，我和王静相恋，那时，我们读大三。

我和王静是同班同学，事实上，我们7年前就认识。大一那年，我们被上天安排在同一个教室里读书，算“被认识”。但老天爷比较喜欢偷懒，没有直接让我们“被恋爱”，致使我和王静的相恋多少有些神奇怪诞。

我和王静产生感情的地方是自习室，因为我们都喜欢坐在教室前排，她时常帮我占位，占了几次就把我这个人也占了。对于光棍和剩女，这也算是化腐朽为神奇，此为神奇之处。至于怪诞，是同学和身边朋友给我和王静的爱情的定义。大家都不大明白，既然相互有好感，那为什么认识三年了现在才好上呢？反过来想，如果3年前没感觉，那现在怎么忽然就有“电”了呢？

王静不漂亮，但那时的她清纯可爱，对于这些质疑，从不放在眼里。如所有清纯姑娘一样，她抛开一切背负，漠视一切流言，死心塌地地与我腻味在一起，享受着爱情那青涩的味道。

大学里的爱情有时候是一种生存需要。大家都成双成对，单枪匹马既没面子，又孤单寂寞。上课、上自习、上食堂这些事，都迫切地需要有个伴。有个伴，会有诸多好处，比如吃饭，一个人去食堂吃饭，要一盘菜吃一盘菜；在花费相同的情况下，两个人吃饭，要一盘菜就能吃到两盘菜，无形之中，你享受到了单独要花费双倍费用才能享受到的美食。

刘大力和朱坚对我和王静那档子事儿，都表示出了怀疑和不屑。每当我撇下他们，带着王静去上课、吃饭时，他们就会不冷不热地问：你不是喜欢专专吗？王静和你不是普通朋友吗？王静和你好上了这叫什么呀？我说，这叫什么？按一种流行的说法，这叫睡了你上铺的兄弟。

有人说，婚姻，是两个人的乘法运算，当你为零时，无论另一方多么大，你的结果都是零。如果不幸你是个负数，而对方是正数，对方越大，结果反而越小。所以，婚姻是要有基础和前提的。正数和正数配对，负数和负数配对，这样你的婚姻才会比单身更有“价值”。而谈恋爱是两个人的加法运算，只要彼此愿意，结果总是大于等于相加前的任意一个数。

有了王静这个伴，大学生活变了，不能说幸福，也不能说不幸福，总之，生活懒散而有序，像个自由的旅行者，从容而豁达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。彼此之间没有要求，尽情享受彼此需要的那种美妙感觉。我们成天形影不离，一起学习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疯玩；一起去沐浴阳光，一起去看星星；一起去梦想，一起探索人生。

毕业后，我到银行工作，王静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，我们欢天喜地，顺理成章地租了房子，开始了同居生活。

我们的目标是，买一套大房子，最少120平米；买一辆车，不用多好，十几万的就成。

世界观是你的，但世界不是你的。这些目标还没有实现，我们的爱情已经被柴米油盐生生取代。以前那种彼此需要的感觉也渐渐退化。王静总是唠叨着房子多少钱一平米，这个月又涨了多少点，然后拿出我的工资做对比。有时候，王静会羡慕她的那些姐妹，这个找了个城市人，有房子；那个找了个大款，有票子。

其实，为了大房子、大票子，我在外面已经很卖命了，甚至有些玩命。回家后身心疲惫，一般我不和她计较，随便说些傻里傻气的话应付她，比如说：牛奶会有的！老婆，咱们奋斗几年也会有。

王静对我这种说法，从不评价，大概王静已经琢磨出，为牛奶奋斗，远没有嫁给奶牛来得痛快。

想到这里我竟失声傻笑起来。

在厨房的窗台旁我就没动，夜已很深，我回头扫了一眼墙上的大钟，正好晚上10点。把思绪从一万里远的地方拉回来，原来我已经等了王静两个小时，但她为什么还没回来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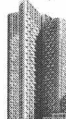
我拨通王静的电话，听见一段优美的彩铃，接着听到一个纯美而僵硬的声音，“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……”

王静啊王静，你竟然敢挂我电话？

再打，结果一样。

顿时，我火冒三丈，把刚换的3000多的手机摔在地上，那个声音依然能隐约听见，“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……”

正要转身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又忽然发现手机还是要带走的，回头看



见它躺在地上，零星脱落了几个零件，捡起来一看，正好屏着地，已经黑了。我起身走出了家门。

夏天最正点的夜晚，天高月明，凉风徐徐，适合散步，适合调情，想着一阵心酸。

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司机问我去哪儿，我把100块钱拍在仪表台上，说一直朝西开，把钱花光为止。估计司机头回见我这种傻子，差点儿就要教导我赚钱多不容易，这么糟蹋整个一畜生什么的。我看出了势头，赶忙把那100块钱拿起来，在他眼前晃了晃，他的眼睛跟着也晃了晃，然后车就朝西飞驰而去。

掏心窝子说，我还真不知道去哪儿，这些年光是奔钱，奔模范丈夫了，无缘三教九流，更无缘野花香草，无聊了自然也就无处可去。我现在只是想逃离这个所谓的家，其实叫“家”还有些牵强，毕竟没结婚，不吵架就觉得它是个避风窝，吵架了就干脆把它想成小姐的包厢，并且对幻想中的下一个包厢蠢蠢欲动。

这也是迫不得已，只有使劲往堕落、颓废、恶心想，心里才会稍有平衡。我始终也不敢想象王静现在到底在做什么，我怕自己痛苦，怕自己承受不住。

不得不承认，王静她这两年比我有主意，她通过三寸不烂之舌，把我由一个情场诗人教化成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男人，不沾“花草”，蚊子甚至也不惹，只围着她团团转。说的不好听点，我整个就一奶妈。但在我看来，我活得太好了。曾经，甚至我昨天还在朋友面前大言不惭地叙述一个好男人活得多么痛快。

这是一种真实的感觉，只要王静对我哪怕好一点点，我都会觉得幸福。在这样一个冷酷的世界上，我总能感觉到自己有幸找到了一个避风的港湾。

这时候手机响了，手机屏幕虽然坏了，但我大体能猜出是王静的电话。我呵呵笑着把手机按断，心里一下舒坦了好多。心想你个X，你不回家，我还不回家呢！谁怕谁！我知道她还会打过来，不出所料，手机马上又响了起来，我依然毫不犹豫的给她断了。

出租车司机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瞟我，大概以为我在发什么暗号，要